



雅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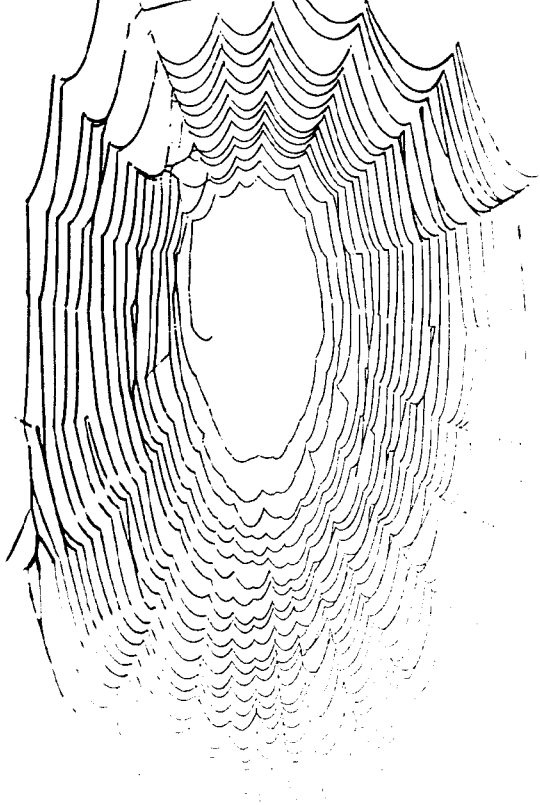
TU WEI CONG SHU

丛书

匮乏岁月

汪湔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 匮乏岁月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匮乏岁月/汪湜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9

(突围丛书/王干主编)

ISBN 7-80611-815-2

I. 匮… II. 汪…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9941 号

突 围 丛 书
匮 乏 岁 月
汪 湜 著

责任编辑: 梁东方

装帧设计: 小 明 赵 建

美术编辑: 赵小明

责任校对: 李 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0.5 印张 234 千字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定价: 17.60 元

ISBN 7-80611-815-2/I · 732

突围表演与表演突围（总序）

当我把这套丛书取名“突围”时，其实是了却我十年前的心愿，十年前，我写过一本题为《世纪末的突围》，副题为“新时期文学的误区”。没想到一晃十年过去了，十年来我非但没有能够突围出去，反而越陷越深。我原本以为是我个人的文化记忆和思维习惯造成的，没想到更年轻一些的作家也有这种突围的情结，无论是年轻的汪湜、程青、墨白，还是更年轻的吴晨骏、卫慧、棉棉，他们在小说里都表现出一种往外挣扎、往外撕、往外撞击的“形体动作”。

这种语言形成的“行为”，我们过去习惯称之为“喧哗与骚动”，或者称为“愤青”（愤怒的青年的简称），最近流行的词叫“断裂”，而我认为是一种身陷困顿的突围因为有诸多的有形之围和无形之围在影响作家的写作。在时间上，我们面对新旧世纪之交，是世纪末向世纪初的突围，在文化心理上我们要突破“大预言”给人类的宿命，在技术层面，人类要摆脱“千年虫”干扰。如果说时间尚可具体到数字来表达的话，那么文化的转型则是一个非自然递进的突围。告别旧的文化范式，塑造新的文化性格，超越中西方文化传统的樊篱，是自五四以来中国作家的共同理想，一百年来中国文学和文化都是以突围之势前行的，发展到九十年代便出现

了多元、多极而又相互干扰的混合型文化。对文学发展来说，混合多元是其前提，因为单调、统一是文学的大敌，但对作家来说，混合多元的文化格局既是保护个性的掩体，又同时是遮蔽个性的屏障。多元混合给作家多种选择的机会，也给作家增加选择的难度，这就像大家都穿灰、蓝、黑时，你只要穿着鲜艳一点就会显出个性来，而今什么色彩，什么样式都很难充分地将你与其他人划开一样，多元选择造成的混合、混沌乃至浑浊使当代文学变得暧昧起来。可以说，今天文学的困境在于一种暧昧情绪的滋长，而这种暧昧情绪的迅速繁衍又是我们对多元文化认同和培育的结果。

于是，有了突围者。

卫慧高呼“像卫慧那样疯狂”，要以“疯狂”来撞击“暧昧”，而棉棉则以一种撕裂的嗓门沙哑的嗓音对小说之范进行数落，程青不像卫慧、棉棉那么激烈，她以一种釜底抽薪的反讽将世俗之墙悄然撬开然后独自逃走。如果三位女作家的突围之剑面对的是男性话语，汪滢、墨白、吴晨骏的突围之矛则带有自渎性质。汪滢检点的是知识分子自身的迷惘和萎靡，墨白对生命热烈讴歌的同时对时下文化生命力的衰弱表示了愤怒的感慨，而吴晨骏在《梦境》中对那个自由撰稿人的自怜、自叹、自嘲，乃是逃出围城之后的精神凭吊，鲁迅写过一篇《娜娜出走以后》，对女性解放进行深刻的反思，而《梦境》则是“吴晨骏出走之后”的自我反思，在这套丛书里，我们发现出走不是吴晨骏的个人行为，还是新生代在全国九十年代别无选择的选择，只有出走，才能突围。

突围，作为一个军事术语本意是要冲出敌方的围困，可今天的文学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敌方，“没有方向，似乎又

有一切方向”（杨炼《飞天》），他们有些为出走而出走。这样目的性不明确的出走，减弱了突围的悲剧性，增添了突围的表演性，八十年代的文化突围带有强烈的悲剧性，那时候强调文化抉择（注意这个抉字），确信二元对立，九十年代的突围者身陷暧昧不清的文化多元情境，有点像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们突围，不仅仅是突围，而是带有表演性的抉择，那种呼天抢地的悲剧感消失，卫慧表演卫慧，棉棉克隆棉棉，程青嘲弄程青，汪湙书写汪湙，墨白化装墨白，吴晨骏操作吴晨骏，他们都是自己的“风车”，都是自己的敌人。五年前，我曾将这种小说方式称之为“互文性”，还是从技术层面分析的，现在看来这种互文有某种无奈的文化表演。

突围本是悲剧性的，可他们将悲剧演成了喜剧、诙谐剧，他们甚至不会演正剧或许人们会不习惯这种表演，其实，文学艺术是离不开表演的。表现也好，再现也好，都必须有人在模拟某种场景和情景。悲剧也是剧，也是一种表演。

1999年5月18日于碧树园

汪湜之于小说

汪湜从理论进入到小说写作，我觉得一点儿也不奇怪。从心性上说，他应该是一个小说家，虽然他反对这样称谓，而只愿承认自己是个写作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正在读文艺心理学研究生，那时候河南的一帮朋友，对理论都充满了迷狂与热爱。谈海德格尔和福科，谈艾耶尔和德里达；谈解构和阐释，谈叙事和神话。许多个下午，我们谈得昏天黑地，屋子里有北方特具的阴郁的清凉，一种语境，如巫魅的风卷过，我们不禁打了一个冷颤。这是年轻的日子，在形而上的意义被净化和感动的日子。但是，也正是在被理论照亮之时，一些细节被唤醒，生命在被撬开一些孔洞。那不能被删除掉的蠢蠢欲动的念想和撕扯正咔嚓嚓响在我们的肌肤和骨节间。我们已听到那歌声不是发自天堂，而是来自地狱。这是否在为今后选择何种言说方式奠定着某种准备？

汪湜勤勉且嗜书如命。那时候，他发誓要做一个理论家。他一扎笔，便是洋洋洒洒的论王蒙小说语言的理论大书。这文字有大部分是在他读研之前，在豫东一家工厂工作时，在很少的业余时间挤着写成的。十数年后，由他的同窗梁东方帮助出版。他送我一册，翻开来看却是想必同他一样心绪复杂。这一切也由此可以推想他当年的理论热情之高

涨。然而，却又是他生性中的东西阻遏了他朝向一个理论家的道路行走。那时的他总是狷傲不羁，总是愤世嫉俗；又总有那么多不规则的念头，更多的是热爱与感动于心底流淌。他看上去很是落拓不羁，却又是每每对美的事物割舍不下。他不是冲缓平和的那种人，不是如橡皮墙一样抵御周围，一切的撞击都可以轻轻弹回的那种人。这样的人，心底注定会有那么多的渴望、隐秘、个人的话语要说。理论能涵盖一二，但那余剩的部分，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了。

汪湜必然地进入了小说。

虽然现今的写作越来越呈现的是边界模糊的状态，在小说中可以见出随笔和理论的痕迹，而在理论中又随处可见感性与知觉等毛茸茸的出示。优秀的理论家和小说家总是殊途同归，归于对人的生存和精神处境的探知之中。存在不被文字化，那么存在就永远是个走不出的黑洞；正如同生命不被咀嚼与记忆，就只能是枯枝败叶从而流失于荒芜之地一样。但小说的写作对于我们表达那些最痛切、透彻的原初经验好像更直接更淋漓一些。

我们在什么时候会迫不及待地拿起笔？那是在我们的生命遭际最为棘手和重创，也是在我们面对无可自禁之时需要语言为之所做的担待。而小说这一叙事形式本身，则更易于在生命最为活跃、跌宕、出轨时所为。那能承载我们个人心头秘密的小说，其叙事的自在语感将我们带到一个舒展身心的蔚蓝色国度。人在流泪与语感的流动是同一的。这多是些欲望化叙事。还先不要谈历史性担当，小说其实并没有担负这一宏大叙事的能力，以前我们赋予它这种内容和要求，其实已损害了它。小说只是我们在隐曲神秘无以言说之时的私人话语，我们可能出轨逾越，在最为揪心撕肺的时刻，在担

当不住之时需要它为我们托撑。当然，还有小说家要有更辽阔的抱负，但一切在化为叙事性文字时，总有生命的琥珀色。不信，我们可以翻出一些读本看看，比如，汪湜的这部小说集《匮乏岁月》。

理论当然帮助了汪湜去写小说。他几乎没有经历练笔的初始阶段，一搭笔就很到位。他的小说很像小说，蛮讲究叙事，不像原来搞过理论的人写小说总掉书袋子和空发议论，那笔下的人物总是似熟悉又陌生，唤起人许多被匆匆碌碌的生活给磨得险些遗忘的细节和如秋风一样吹拂在北方塬上的往事。他的小说《匮乏岁月》因为与我的一篇文章同时发表在《花城》杂志上，我很认真地读了这篇小说，感觉这是一部有力量的小说，整个在诗意与书卷气息的笼罩之中。很生活化，是我们周围的人，执着者或者浮躁者，但人都在经历自己灵魂的撕扯分裂。汪湜似乎在写这个时代对男人的种种影响。有时往往是负面影响。男人无论怎样，怎么都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执迷于诗性思考者终了于大山？汲汲于俗世浮陈之事者亡命于街衢。这都是男人。无论各种的欲望，或是将男人解放或者将男人打败。相比之下，他笔下的女性要安详坚定得多。汪湜作为男人，懂得了反省男人，尊敬女人，这使他的小说对这个时代的微妙意味有了独特的把握。固然，文人小说特性中的长于言表也在这部小说中体现，但它依旧是随着具有文化人身份的口吻，在合适的叙事场境中表现出来。读后当时就觉得汪湜写小说颇见功力和精神，他的这部小说集也充分印证了这些。

自从我迁徙广州之后，大概有七八年时间没见过汪湜了。他打电话来，听那声音，感觉到人已变得沉稳平和，猜想那时的狷介狂放被敛在更为成熟理智的堤坝中，也同时被

另一种更自由奇想的指派而担负着更沉重的宿命。一个总在思考驿站穿行的人，其实也就是处在不断去掉赘冗、铲除卑微，而进入施洗的过程。

很显然，汪湔是从小说中找到了沉静。没有小说，汪湔很难如此透彻、清晰地生活，如此沉静、平和地生活。他是一个很难受常规限制和囚禁的人，他即使不会在深夜发出如狼一般的嚎吼，但他绝对有侵略和扩张笃暴力倾向，虽然他对此并没有觉察。当既往的生活带给人太多的不平和邪恶的认识时，它将在人的心里生出带有偏执性的东西。由此走出的人也深刻，较之那在和谐优雅的人文环境中长成，而且温文尔雅气质的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会更明澈、更少自欺、更有穿透力。但他如果真的想要走出卑微的生活命运，他就必须明白那有缺陷的出身曾带给我们太多否定情感，我们胆大妄为，少了惧怕少了虔敬。而如果我们要真的拔擢其命运的规定性，我们必须同自己身上的邪恶成份作斗争，并有那大爱大仁慈悲情怀。汪湔让他的小说承载着这一切。小说对他个人是一种拯救。他以虚构的文体而找到真实性表达，其意义就在于不断的反刍和反省而逼视我们个人生存的真实。小说写作乃至一切艺术创造，它总是要打破和谐与同一，总在非道德主义状态中有分裂撕扯。它是不那么循规蹈矩，不那么安驯恬淡，因而是带有平民气质的。但写作之后，心就出奇地宁静，某种高贵的情感就悄悄到来了。想汪湔在小说中得到的宣泄与获得的狂想，知他对小说的热爱是确凿无疑了。

总记起八十年代后期在河南的日子。那时，汪湔他们那帮研究生们的生活与学习构成了当时郑州大学一道十分抢眼的风景。汪湔在这些师兄姐妹中生活，既和他们打成

一片，又特立独行，展示着他自己鲜活的个性，他热爱生活演绎故事和嗜书如命。他内在的激烈与偏执在当时我以为最甚，他是最难驯服的一个。他的导师鲁枢元先生可没少为他头疼，也没少为他的未来命运担心。但后来在汪湔成为了一个很有个性的小说家以后，他则是在弟子们相聚之间没少夸赞他。

那时大家聚在一起，以精神事物，以语言为日常生存的最高事件。那种形上超逸的生活形式感本身构成了人一生注定远离鄙近而致高清远的高贵品性和对一切优美事物的敏感。人们谈及求学年代，其实它只在于氛围的熏炙。无论是《圣经》还是《诗经》的熏炙，久之人身含有诗书染后的华彩之象，沉香之气。

然后大家就各自东西。

然后就有几年不知汪湔的消息。但猛不丁他的小说在一些刊物上纷纷发表，就知汪湔这几年深山磨剑，已到佩剑出山的一天。一些日子，可以想见大家从学校出来风流云散的孤寂与荒漠，但汪湔却因了小说，将可能留给自己的负值情绪，那对自己可能仅仅是耗散的情绪减到最低。他因小说而深居简出，却有无比的亢奋与快乐。他力求还原着生活，又创造出一种生活，一种我们活过却来不及去细细打量的生活。我们却可以在小说的形式中找到自己活过的证明。

说到这里岔开一句。

前几天整理书籍，翻出以前甚是珍惜而保留下来的一大摞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订阅的《新华文摘》。当时留它是认为它辑辑的许多理论问题会是常翻常新，常有收益。可是现在翻开，竟觉许多论题已是明日黄花。那当时以为很重要的理论话题现在看已不重要。比如当时谈国有企业股份制合不

合理，谈市场经济在中国可行与否？现在都变成了常识性问题大家都不屑一说了。其实，社会的进步应该是将理论问题的常识性提及迁移和过时，让它成为枯萎的黄花，让时间从这上面碾过去。它所留有的芬芳就在于我们曾经那么勇敢的讨论，使它得以实施。多年来中国人的问题是在于置常识于不顾，而进入到空洞无边的浪漫乌托邦中，并将此植入社会政治生活，因而造成极大的灾难。后来思想解放和对理论禁区的闯入，为的是恢复常识的本来面目。而当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走向正常健康的轨道之后，既往的理论和常识过时被放弃只能是好事。

于是此时便有一问：什么是永恒？理论的历史的都不是永恒。诗（小说）比理论重要，审美比历史重要，情感中的疼痛和欲念的暧昧性，将比一切空洞灰色的说教更有价值。前者将是永久的绿藤萝蔓缠绕在我们居住的城廓屋宇和心头。

诗、审美和艺术肯定是最终维度，只是我们在抵达途中，要经历多少常识的曲折和磨难哪！

汪湫从理论起步，然后归于小说，这是他的命定。

1999年5月18日于广州

目录•目录•目录•目录•目录•目录•目录

匮乏岁月	(1)
与你邻居	(66)
虚构的时候	(122)
跛足骑士	(173)
幻想艺术家	(224)
曾经	(269)
汪湜主要作品索引	(317)
热爱小说 (跋)	(319)

匮乏岁月

我们每个人都朝着
他所能到达的地方走去……
——荷尔德林

他们通常是在黄昏滑向暗夜这段时间里启程，穿越许多村庄和城市，隧道与河流，在子夜时分抵达你所栖居的这座建筑质量很成问题的危楼，他们像游魂的风，轻轻地拍击着你的门窗，趁你不备之时悄然潜入房间，他们静默无语，躲在你的背后，飘浮游走在你的眼前，当你企图面对面跟他们交谈些什么，他们却又像空气一样挤出门缝，离你远去，你无奈地眼望着他们不翼而飞，在这个没有雨雪降临的冬季里，他们几乎夜夜来无影去无踪地跟你捉着迷藏，许多个枯燥寒冷的夜晚，你闭门不出，思绪如纷，想望着有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来洗涤洗涤这个热闹而枯干的城市，你蜗居在房间里夜夜守望，心事浩茫，等候着他们的造访，期待着相互间那一场披肝沥胆的诉说与倾听，可你总也不能如愿以偿，你实在不知道该怎样招待他们，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干净利索地摆脱掉他们，冬天的夜晚寂寥漫长，像生活本身一样难挨，在你狭窄而空荡的房间里，他们这些寒冬夜行人神出

鬼没，你抓不住又送不走，他们时隐时现，陪伴你消磨了一个又一个寒冷之夜，这一年的冬天始终没有一场像样的雪落下来，在莫名其妙的等待和漫无边际的想像中，你告别了这个干冷的冬季。

他们，他们是你似曾相识的老师和朋友，他们是一团飘忽不定的影子，他们是一组虚无而真实的存在，他们是你寒夜里虚构的故事中的人物，晚安，你喃喃自语，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晚安！

你坐在寒冬子夜的房间里，看见你的朋友顾鼎铭在一个深秋的午夜时分，跌跌撞撞地晃进了汉梁师院，他是从通向菜市场那个小角门进入的。自从离开师院的讲坛坐进报社的办公室，他至少有四年时间，没再踏入这个曾经保护培养过他的诗歌和爱情的围墙里了。汉梁师院坐落在距离市中心七华里的北大湖畔，在这个月淡星疏的秋天的后半夜，你的朋友顾鼎铭携带着浓重的醉意和一片空白，神使鬼差般地闯进了这个久违的地方，次日的晨风把他唤醒，他的脑际即刻窜出来一个词语：匪夷所思。如何穿越长长的七华里，从广场附近的皇冠酒家闯到北大湖畔的汉梁师院，你的朋友顾鼎铭早已一无所知。第二天青春的太阳升起来，他恍惚记得，那辆载着他穿街过巷的幸福 125，还停锁在皇冠酒家的后院里呢。

在白露已过霜降将临的夜风中，你的朋友顾鼎铭依次拍着路旁的梧桐树趑趄前行。你听见他喃喃自语，我得回去，不，我要回家。你看见他踉踉跄跄地扑到空旷静谧的操场上，抓住那个闪着寒光的单杠，你知道他是想像过去那样敏捷地做几个引体向上的动作，可是手一滑落，早已没有重心

的身体咣当一声摔到地上，他有气无力地嘟哝了一句，看来我今天是不行啦。这时候，你听见操场四周阔叶杨树叶沙沙坠地的声音，和最后的秋虫明亮的歌唱。你的朋友顾鼎铭躺在湿漉漉的草坪上，冷冷的秋风触摸着他那滚烫的脸颊和燥热的躯体。也许，那时候他应该是在草坪上睡了一会儿的。

不，我该回家了。他说，一，二，三，站起来。你的朋友顾鼎铭拖着滞重而歪斜的脚步，朝学生食堂前面那排平房晃去。他径直走到西头一间红漆房门前停了下来，他瞪大混浊的眼睛，诧异地张望着，我的葫芦架怎么不见了，我种植的丝瓜和梅豆哪儿去了？他茫然四顾，揉揉硕大得倒海翻江的脑袋，说，算啦，明天再找它们吧，现在我想躺下来睡觉了。

你的朋友顾鼎铭叽哩哗啦拧起了门锁，可一连换了几把钥匙，那个坚硬的牛头锁都对他置之不理。真是活见鬼，我居然打不开自己的家门啦，他斜靠在门框上嘟哝着。这时候，屋里忽然传出来一个恐惧多于恼火的声音：谁？深更半夜的……

谁？！我的卧榻居然有人在酣睡！一股对于入侵者的愤怒，使你的朋友顾鼎铭攥紧了拳头，他猛烈地踢打着房门，吼道，我是谁？我是我！我还要问你是谁呢，开门，快开门！

屋里亮起了微暗的灯光，接着是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在一片杂乱无章的擂打声中，红漆房门哗啦一下被拉开，你的朋友顾鼎铭扑通一声栽倒在水泥地上，一个穿运动服戴眼镜的青年知识分子站在他面前，哆哆嗦嗦的手中握着一把黑亮的臂力器，看架式是准备用这玩意儿抵御不速之客，当他发现来犯者并没他预想的那样强大可怕，不战自倒，而且身

上散发着一股熏人的酒气时，便伏下身去拉了拉对方，他试探着问道，哎，你这是怎么啦，喝醉了吧，你是谁呀？

你的朋友顾鼎铭仰起脸，翻了翻火红的眼白说，我，我没醉，你，你是谁呀，怎么住在我家里，你有我的钥匙？

青年知识分子十分疑惑地望着对方，苦笑着说，您真幽默，这怎么会是您家？我在这里都住了四年啦。

你的朋友顾鼎铭猛地挣起身来，努力瞪圆眼睛打量着房间的设施，恍惚之中感到这里的确有些陌生，他扶靠在那个菜橱一样的书架旁，茫然地问，你，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我是兰州大学毕业的数理逻辑研究生，在这儿教普通心理学，青年知识分子回答。

唔。你的朋友顾鼎铭点了点头。忽然，他的眼神投向东墙上那幅“锦绣中华”挂历，便挪动脚步，冲上去一把扯了下来，然后瞪着眼睛问：我的条幅呢，我的那个条幅哪儿去了？

普通心理学教师惶恐不解地问，什么条幅？

你的朋友顾鼎铭垂下头去，没接这个话茬。不提这个条幅也罢。其实说说它也没大有关系，不过是一个条幅罢了，那是汉梁市一个专攻鲁迅墨体的书法家为他题写的两个大字：精神。

被搞得一塌糊涂的青年教师倒了杯浓茶，递给你的朋友顾鼎铭。他不知道该怎样打发这个莫名其妙的来者。

你的朋友顾鼎铭叽哩咕噜灌了一腔水之后，说，谢谢，我想咱们可以好好聊聊的，随便聊点儿什么都行。

是的。我想问问您，这么晚了，您到这儿找谁呢？

我来找顾鼎铭。你的朋友顾鼎铭脱口而出。

顾鼎铭？您是谁呀？